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
第八十六回 謝祿奮勇刺妖道 韓虎涉險盜葫蘆

詩曰：半掩朱門白日長，晚風輕墮落梅妝。不知芳草情何限，只怪遊人思易傷。

才見早春鶯出谷，已驚新夏燕巢梁。

相逢只賴如瀉酒，一曲狂歌入醉鄉。

勸善會總蔡文增正坐在上房屋中椅子上，思想馬通受了毒藥血箭，怕是大清營有能人前來討戰，正要派人防備，忽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手執一把鋼刀，照定蔡文增分心就刺。蔡文增往旁邊一閃身，拉出太阿劍，說：「好孽障，你往哪裡走？我來結果你的性命！」掄劍就刺。那人往旁一閃身，說：「妖道，你休要逞強，我和你分個高下！」

書中交待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馬成龍的手下部將謝祿。只因馬成龍掌得勝鼓回歸大清營交令，見了老將軍，說明方才在兩軍陣前得勝之故。穆將軍吩咐：「給謝祿記大功一次，給馬成龍記功勞一次。賞你等酒席一桌，下面歇息去吧。」馬成龍等謝過老將軍賞賜，下了大帳，說：「謝祿、韓虎、魏祿，你三個人一同在一桌吃吧。」不多時，酒筵擺齊，四位英雄落座吃酒談心。馬成龍說：「三位賢弟，你等有何高明妙策，把寶珠山這伙賊兵殺退，捉住妖人馬通與蔡文增二人，從這裡進攻雲南府，水路取大竹子山，一鼓而下。」賽展雄謝祿、藍面天王韓虎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大人在上，我二人不才，今夜晚我二人去探寶珠山，盜他的奧妙黑煞迷魂葫蘆，刺殺蔡文增，回營交令。」馬成龍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既是你二人要前去，多要留神，但願你二人此去馬到成功。」謝祿、韓虎二人答應說道：「兄長請放寬心，我二人今夜去，定要將蔡文增的首級割來。」馬成龍給他二人滿斟上三杯酒，說道：「二位賢弟滿飲此酒，我是眼觀旌捷旗，耳聽好消息。」謝祿、韓虎兩個人各喝了三杯酒，立刻站起身來，說：「大人等候，我二人去也！」

兩個人收拾好了，各帶單刀一把，出離了大清營，撲奔寶珠山賊寨。找了一個僻靜之所，候至更深，進了營寨。謝祿在前，韓虎在後，兩個人鹿伏鶴行，到了靈岩寺的牆外。二人飛身躡進去，到了北上房，說道：「韓賢弟，你去把那妖道給刺了，或是盜他的奧妙迷魂葫蘆。」韓虎說道：「全交給我了。」謝祿到了上房以外，望裡一看，見蔡文增正在那裡坐定。謝祿拉刀進了北上房，掄刀就刺。蔡文增往旁一閃，拉出太阿劍來，急架相迎。兩個人殺在一處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蔡文增一變招數，那劍光一閃，謝祿的刀被寶劍削為兩段。嚇的謝祿魂不附體，急忙往後一撤身，仔細一看，那口太阿劍果然是厲害，想要逃走，萬不能行。見蔡文增掄劍刺來，這謝祿也就是閃展騰挪，遮阻架攔，那半截刀焉能敵得了那口寶劍，自己往圈外一躡。蔡文增一緩手，拿出五雲筒來，照定謝祿甩去。只見一股青煙直撲謝祿，碰在身上，衣服全皆燒著。謝祿一陣昏迷，登時翻身栽倒。早被蔡文增把他捆上，說：「來人！把他搭到屋中，我已捉住有仇的人了，我要問問他！」手下眾家人答應，把謝祿繩捆二臂，搭到屋中放下。蔡文增說道：「好奸細呀！你乃無名小輩，也敢前來送死！你叫甚名字？」謝祿一陣冷笑，說：「妖道，你乃是叛逆之賊，好大膽！既把你老爺拿住了，該殺該剮，罪可當刑，快給你老爺一個快當！我姓謝，名祿，我乃是大清營一員大將。」蔡文增說道：「來人！去把他送至西院空屋內。」

卻說韓虎找那聖手真人馬通所住的屋子，只見那窗戶紙隱隱射出燈光，是三間上房。跳下房去，把窗櫺紙用舌尖濕破，往裡一看，只見靠北牆有一張大牀，上面有圍屏幔帳。靠南窗戶有八仙桌兒，兩旁各有太師椅子，桌上放著一盞蠟燈。帳簾掛著，靠東首躺著一個人，正是妖道聖手真人馬通，手內拿著一本書，乜斜兩隻眼睛。這韓虎看罷，來至屋門以外，伸手推喇叭簧，拉出腰中那把折鐵鋼刀，慢慢的把門撥開，推門而入，來至東裡間屋外，隔著簾櫳往裡一瞧，見老道斜身在牀上，半倚半靠，似睡不睡之際。韓虎看罷，說：「好，該當我成功！待我進去先殺這妖道，好替眾朋友們報仇！」方一邁步，覺著腳下一沉，兩條腿概不由己，墜入地牢之內，把手中的單刀也扔了，說：「好妖道，爺爺中了你的奸計了！」妖道馬通說：「不好，有了奸細了！」外面有值宿之人進來，把韓虎拿住。馬通吩咐：「把他送至西院空屋內，將他捆好，等明日再發落他吧。」手下人答應，帶韓虎下去，送到西院。次日天明起來，聖手真人馬通與蔡文增二人升坐大帳，聚齊手下諸將，吩咐：「把謝祿、韓虎二人綁上來！」兩旁一聲答應，不多時把被擒的那二人帶至大帳。謝祿、韓虎立而不跪，破口大罵說：「妖人，你既把我二人拿住，殺剛存留，給我二人一個快當！」蔡文增說道：「你二人膽大包身，既被祖師爺捉住，還敢放肆！你要趁此投降，免你二人一刀之苦！祖師爺奉天承運，不久要成大事，上應天時，下合人意。你兩個人要歸降我，免你一死！」謝祿一陣冷笑，說道：「蔡文增、馬通，你這兩個無知的匹夫！我二人既食君祿，當以死報之。忠臣不事二主，既被你等所擒，有死而已！」蔡文增說：「好，你二人既不歸降，我山人就要結果你二人的性命！」吩咐手下人：「把他二人給我開膛摘心！」手下人答應，把謝祿、韓虎二人綁在樁柱之上，方要開刀，忽有藍旗來報道：「今有大清營的王天寵、顧煥章、李慶龍、馬夢太四個人前來討戰！」蔡文增、馬通二人一聞此言，心中一動，說：「不好！莫非羅文慶途中有變不成？這其中定有緣故。來人！先把他二人帶下去，調齊了人馬，待我二人前去，看他來了多少人馬。」手下人答應，把謝祿、韓虎二人帶下去看押起來。

馬通等點齊了五千飛虎隊，放了三聲大炮，帶領一干諸將直奔戰場，列開隊伍。只見那大清營中約有五六千人馬，一桿「帥」字旗在空中飄擺。那旗下是病二郎李慶龍、瘦馬馬夢太、顧煥章、王天寵，還有一位臨敵面無懼色、勇冠三軍的馬成龍。這馬通看罷，心中一動，說：「不好！對面正是被擒的那幾個鼠輩，待我出去問他等是從哪裡來？」馬通跳下馬來，站在疆場之上，說：「呔！對面那幾個被擒的小輩，哪個出來與我答話？」顧煥章說：「唔呀！混帳忘八羔子！你休要逞強，吾來和你決一死戰！」拉單刀出離了本隊，來至兩軍陣前。馬通說道：「顧煥章，你乃是我手下的敗將，已然被擒，不知你等為何來至此處？請道其詳！」

書中交待，顧煥章、王天寵、李慶龍、馬夢太這四個人，自從被坐山雕羅文慶帶領五百飛虎隊，由寶珠山靈岩寺起身，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一座山，名曰冷泉山。羅文慶帶隊正往前走，只聽對面一棒鑼鳴，出來了五六百莊兵，都是藍布手巾包頭，身穿青布褲褂，腰繫青抄包，足下青布快靴，手中抱著一口四尺多長的斬馬刀。為首有一員大將，身高八尺，頭上青布纏頭，身穿上下全是青的，手中擎著一條渾鐵棍；面如鍋底，黑中透亮，兩道粗眉，一雙闊目圓睜，白白得分，年有二旬以外，說：「呔！對面妖人休走！我等在此等候多時，趁早過來送死！」羅文慶一聽此言，吩咐列開隊伍，把手中刀一擺，說：「呔！來者你是何人？膽敢前來截住會總爺的去路！趁此通上你的名來，會總爺刀下不殺無名之鬼。」那黑面的英雄一聽此言，說：「妖人，你要問我，姓賀，名飛雄，占此冷泉山。我聚這裡的莊兵，要與民間除害，捉拿你們這伙妖人！你這小子叫什麼名字？稟報上來！」羅文慶說：「你要問會總爺，我乃小竹子山的寨主，名叫坐山雕羅文慶是也。奉了勸善會總蔡文增之命，前來解送大清營被擒的四員戰將。你要知時達務，趁早閃開，讓你會總爺過去。如若不然，我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賀飛雄並不答言，一個箭步躡至在羅文慶的面前，掄棍蓋頂就砸。羅文慶用折鐵鋼刀往上相迎。賀飛雄把棍的門路一變招數，復又照頂打去。這羅文慶急往旁一閃，擺手中刀，分心就紮。賀飛雄用棍往外一磕他那把刀，「噹啷」一聲響亮，把羅文慶的刀給磕飛了，趁勢一棍，正打在羅文慶的頭頂之上，紅光崩濺，鮮血直流。賀飛雄一揮這手下的莊兵，衝殺過來。那五百飛虎隊見這伙野人甚是英勇，不敢久戰，大眾急速往回就跑。那些個莊兵各執兵刃亂殺一陣，只殺的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